



訪 蘇 散 記

周 潔 夫

作 家 出 版 社

訪 蘇 散 記

周 潔 夫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九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日之际，作者作为中国作家訪苏代表团的一員，到了偉大的苏联。参覓了著名的博物館、工厂、集体农庄、水电站等，游覽了苏联南部一帶的地方，訪問了工人、工程师、集体农庄庄員、劳动模范、紅軍战士……。作者以朴实亲切的笔調，記录了他的見聞和感受。在这里我們可以讀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偉大成就，苏联人民的忘我的劳动，幸福愉快的生活，以及他們对中国人民由衷的深情厚誼。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29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1000 字數156,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frac{7}{16}$ 插頁5

1955年9月北京第1版 195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册

定价(5)0.5元

目 次

从北京到莫斯科	1
人造卫星的消息	8
列宁博物館	12
看不尽的乐园	17
奥斯特洛夫斯基紀念館	23
列宁草棚	30
在斯摩尔尼	34
“曙光”号巡洋艦	39
飞到基輔	43
基輔巡礼	47
上溯德涅泊河	52
夜过德涅泊水閘	56
在德涅泊水电站里	60
訪煉鋼工長叶凱明科家	68
青年煉鋼工朴米通	74
副总工程师沙罗維也夫	79
訪老工長卡比雪夫家	84
高尔基俱乐部見聞	90
記兩位紅軍老战士	97

一个車間食堂	103
火光	107
愉快的夜行	114
狂欢的日子	119
列宁集体农庄	124
几位女劳动英雄	130
幸福的家庭	139
养蚕專家	145
父子們	149
一幅旧时代的圖画	155
黑海边上的婚礼	159
巴統行	165
飞快的脚步	172
鄱万湖边	178
超过美国	183
“苏联的茅台酒”厂	189
友誼的欢乐	194
战友	201
阿波文和杜馬仰	207
在別克家里	213
巨大的貢獻	221
和平的支柱	228
感謝和祝福	232

从北京到莫斯科

我們作家訪苏代表团一行三人，在艾蕪同志率領下，于九月二十八日晚間乘上去莫斯科的火車，离开节日前的北京。

早晨醒来，火車已經駛行在广闊的东北大平原上，陽光穿过云隙，照亮一片片成熟的高粱。远方的天空中烟霧騰騰，参差不齐的高烟筒慢慢地明显起来，一条条蟠龙似的烟蜿蜒上升，跟鍍了金边的云层纏結起来，分不清哪是云，哪是烟。烟云下面逐漸露出工厂的屋脊，工業大城沈陽临近了。

在沈陽挂上兩节平壤到莫斯科的車廂，列車繼續隆隆地响着奔向广闊的原野。一部分庄稼已經收割，尚未收割的地方，密密層層的高粱排在鐵道兩側。一陣風过处，肥大的紅穗微微搖动。經過長春汽車工厂的时候，一幢幢高大的厂房，一溜溜工人宿舍，接連不断地从身边掠过。紅圍牆里不时傳來汽笛的長鳴，原来在汽車城里，也行駛着長列的火車。

到达哈尔滨天已落黑，站台上灯光輝煌。一大群工人簇拥着兩位苏联同志登上鄰接的車廂，几个女工手拿花束。車廂門給堵住了，一部分上不去的在月台上揮手致

意。欢送者当中少不了苏联专家手把手地教出来的技工。車开出了站台，那些热情的工人还在不断地揮动手臂。

車上除了回国的苏联同志，也有朝鮮人、捷克人、越南人、泰国人。尽管相互間語言不通，在餐車見面时总要点头微笑；坐在同桌，就用国名和地名互相詢問，最常用的詞兒是“莫斯科”。“莫斯科？”对方点点头，就是說他去那里；如果摇摇头，說出另一个地名，就是說他去捷克或是苏联的另一个城市。早晨和晚間，在走廊上遇見的时候，都用本国話說声“早安”或是“晚安”。

又过了一晚上，列車駛进了內蒙古自治区。窗外出現矮木屋和露天的畜欄，收場代替了田亩，一望無边的草原上有牲口打过滚的發亮的痕迹，結了薄冰的潭边有牲口踏过的偃倒的草叢。收割了的草垛子，黄色的波浪似地从兩边掠过。有时一大片菜地点綴在草原里，好像海洋中的一座綠島。过了大兴安嶺，通过一条七八公里長的隧道以后，我們望見了海拉尔市。这座边境的城市比較分散，工厂的烟筒在四处冒烟，几排嶄新的白色的工人宿舍站在铁道附近，屋頂上冒着炊烟。馬拉車从起重机下面經過，牛群在市郊散走，一匹黑馬立在小岡上，昂首望着在空中轉动的起重机。然后又是無边無际的大草原，偶尔有一只狐狸飞快地跑过。我們的祖国多么寬广而富庶，在这里可以开垦出多少耕地呵！

过了最靠近边境的滿洲里車站，人們不約而同地走出房間，臉挨着冰冷的窗玻璃凝望。对苏联同志來說，馬

上要离开这个面貌日新月异的国家，回到祖国的怀抱，想必是既留恋而又兴奋。对我们来说，跟亲爱的祖国就要暂别，进入向往已久的苏联的国土，同样交织着留恋和兴奋的感情。猛地里，广播机传出熟悉的歌声：“莫斯科——北京”。这时候听到这支歌曲，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激动。就在同时，车轮子合着音乐的节拍，带着列车平稳地慢慢地驶过中苏两国的边境。

如果不是事先看了地图，如果没有那反复不断的乐曲声，决不会想到我们是在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因为没有什么明显的征候。

我们先看到一座蓝顶红墙的平房，屋外静寂无人；随后又看到一座蓝墙红顶的房屋，屋外同样静寂无人。前者在中国境内，后者在苏联境内，遥遥相对，好像两个要好的邻居，正在互相点头招呼。跟火车平行的大道上，横着两个能移动的栅栏，一个上插着几面小的中国国旗，另一个上插着几面小的苏联国旗，不仔细看很难发觉这个标志。如果还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用白石砌在路基旁边的“为了和平”的标语，一边用中文，另一边用俄文。此外再没有特殊的迹象。

听着节奏明快的乐曲声，看着显目的白色大标语，车厢里的人们都沉浸在友谊的欢乐里。我们一转头，就见到苏联同志的微笑。无言的微笑是最好的语言，透露了友谊的深情。

充满激情的乐曲还在车厢里震荡，展开在眼前的已

是同样寬广無垠、浴在金色陽光中的苏联国土了。

奧特波尔是到苏境后第一个車站。車站上的大鐘比我們的手表整整慢了五个鐘头。看太陽已到下午，看時間还是早晨。这是莫斯科時間，說明莫斯科这时候天亮不久。

車站美丽整潔，站台兩端的小花园里挺立着列宁雕像和運動員的群像。站房分上下兩層，寬敞的大厅正中悬着枝形吊灯，大理石的柱子反映着人影。光綫充足的休息室里設有書亭，猛一看更像閱覽室，旁边紧連着餐厅。楼上是邮电局、銀行和国际旅行社办公的地方。楼上楼下都挂着“三騎士”、“暴風雨”、“得了兩分”等等俄国的和苏联的名画。門侧的黑底金字的标語裝在玻璃櫃里，一塵不染。

火車在这里換輪子，足足停了三个鐘头，使我們有足够的时间飽賞苏联的建築、雕塑和繪画艺术。

从奧特波尔开始，每到一个停車站，我們总要下去走走。站台上都有各种雕像，候車室里都挂着油画。旅客們在候車期間，一抬头就可以获得艺术上的享受，不会感到寂寞。

使我們最惊奇的还是苏联妇女的劳动能力。拿着鎚鏹修理路軌的，駕駛着自动車来运煤运貨的，在进站出站处揚旗的，晚間手提馬灯来檢查車輪的，多半是穿着高絨或是短絨皮靴的女同志。她們一个个臉色紅潤，身体健壯。当她們从这个車廂頂一步跨到另一个車廂頂上，檢

查通風設備的時候，那種毫不在意的矯健的姿態，簡直一點不像女人。她們在運貨汽車上裝卸貨物時，兩個人把大而沉重的谷物袋子，一拎就拎到車上。她們當中，中年的比青年更多。

每天，我們一大早就爬起來了望窗外。天亮得非常慢，因為我們在向西行進，晨光需要多費點勁才能趕上。我們眼看著一片朦朧逐漸清晰，或者化為草原，或者化為森林。然後眼看著早晨的陽光射在原野上、草垛上、農家的柵欄上，使原本是黃色的景物顯得金光燦爛。

田地上，有的地方已經種下冬麥，每經過一個村莊，周圍總有大塊的麥田和牧場。牧場上，時見一群農民在熟練地割草，鐮刀上反射出金色的陽光。

更常見的却是森林，由挺拔的白樺、落葉松和白楊組成的森林。有時候連綿不斷，延伸好幾十公里，往裡望，盡是密密的樹干，陰森森的，進去了准會迷路。常常過了一段草原，忽見遠處突起一座平巖巖的山崖，臨近時才辨出那是整齊稠密的森林。難怪沿途的車站上總少不了几列裝滿木材的火車，一天總能見到几所門前堆滿木材的鋸木廠了。

過了貝加爾湖，森林中多了種嬌美的樺樹，多層的枝杈彎向兩邊，好像張開的綠色的舞裙。晚間，從火車頭上噴出來的煤煙火星子不時在空中旋舞，有的飛上路邊的樺樹，停在枝葉上長久不熄，如同過“樺樹節”時掛在樹枝上的小電燈，美麗耀眼。

經過“泰加”(意譯為“叢莽”)車站不久，只見草原上立着油庫，火力發電站的煙筒噴着煙霧，工人宿舍毗連不斷，一座露頂的大白樓中間，起重機在空中轉動。要不了多久，這裡就會興起一座城市。即使以目前的規模來說，“泰加”這個名字也不合適了。

事實上，西伯利亞早不是舊俄時代流放政治犯的那個西伯利亞了，在森林旁邊，甚至原先的森林地區，出現了一座座新的城市。比方遠東大城新西伯爾斯克的所在地，在十九世紀末還是遍地松林哩。

我們到達新西伯爾斯克是在晚間。五層高的站房莊嚴雄偉，門口挂着中文的和英文的標語牌，窗口里射出七彩的光輝，好像要跟附近大樓里的燈光比美。高聳入雲的電視台亮着點點紅燈，鄂畢河上浮動着滿頭珠翠的燈船。汽車和無軌電車開亮頭燈，奔馳在閃光的大道上。正巧飛來一架客機，機身下面亮着紅綠燈。天上地下的燈光互相輝耀，使人眼花撩亂。許多工廠的屋脊上冒出淡煙，霧一樣地飄過低空，遮淡了燈光。夜班工人正在忘我地勞動，在為農業、林木業和運輸業的加速發展提供新的機械。通過燈光煙氣和隱隱的市聲，可以感覺到城市的跳動的脈搏，感覺到它的強大的潛力。儘管它是遠東的工業中心，但遠沒有最後完成自己的規模。

到達另一個大城市秋明是在白天。我看見一個失去雙腿的中年人站在空綫路上，一手拿個小本子，揮動另一只拿着鉛筆的手，跟兩個年輕的工人說着什麼。他的鬍

子剛剛刮過，服裝整潔，胸口上挂着綬章和勳章，只有熱愛生活的人才這樣修飾自己。他或許是在列寧格勒，或許是在斯大林格勒受的傷，此刻卻在西伯利亞堅持工作。戰爭時期的戰鬥員，到了和平建設時期，又成了光榮的勞動者。從嚴肅的臉容上可以推見他對工作的態度，從他，也可以推見我們經過的好些蘇聯城市在戰後迅速發展的部分原因。

那位殘廢的復員軍人使我聯想到一路上看到的蘇聯勞動婦女。她們堅忍而強韌，正跟白樺和松樹一樣，風雪和嚴寒都戰勝不了她們。

烏拉爾過去了，季洛夫省過去了，……白楊和松樹的混合森林一直跟着我們，正確地說，它們一直奔向我們，用越來越綠的色彩歡迎我們。快到莫斯科的時候，它們仍然排列在綠色的平原上，聳立在紅屋頂的彩色別墅旁邊，以莊穆的姿態伸向朝陽。

人造衛星的消息

到了莫斯科，剛下火車，當艾蕪同志跟來迎接我們的卡達耶夫、別克和艾德林談話的時候，中國研究所的索羅金同志用流利的中國話對我說：“蘇聯的人造地球衛星試驗成功了，前天晚上飛上了天空。”

這真是令人震奮的消息，我緊緊地握住他的手，一邊不自覺地抬頭仰望。

“昨天，‘真理報’用整版篇幅作了報道，”索羅金同志用流利的中國話繼續說下去，“一個半小時環繞地球一周。”

在前面，中國研究所文學文化部主任艾德林同志挽着艾蕪同志的胳膊，揮動着另外一支胳膊，興高采烈地說着什麼，看樣子也在談同樣的題目。

出了車站，卡達耶夫同志有事先走了，我們一起到了北京飯店，在房間里談起兩國的文學創作和出版的情況。談着談着，艾德林同志提起了人造地球衛星，用非常流暢的中國話作了介紹。

艾蕪同志衷心慶賀了蘇聯的偉大的新成就。艾德林同志轉頭向坐在沙發上的別克同志作了翻譯，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作家孩子似地笑了起來。于是在長時間內，我

們沉浸在快樂的氣氛里，談到現在，也談到未來；談到原子能電站，也談到星際交通。

洲際導彈的成功，在人們心上撒下的歡欣還沒有消淡，一個更大的歡欣又在人們的心中升起。人造地球衛星是在洲際導彈成功的基礎上飛上天空的；而在人造衛星上天的新基礎上，無疑地又會出現更加激動人心的成就。

夜間，莫斯科下開了秋雨。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尚未熄滅的街燈照亮着閃光的雨後街道，對面報亭附近已經排了一長溜隊伍。買到報紙的人，一邊看，一邊走，走向無軌電車的停車站。或許莫斯科人有看報的習慣，多年來都是這樣，但我總覺得他們是急於想看看人造衛星的訊息。當晚，索羅金同志陪我們上街散步，見牆邊站着一群人，我們也擠上去看，总算第一次看到了人造衛星的模樣。新出的“莫斯科晚報”上有幅巨大的照片：球形的人造衛星放在架上，拖着四條長綫。一條消息告訴關心的讀者：人造衛星的運行情形良好正常。

後來，無論到列寧格勒，或是到烏克蘭，見面時的話題總離不開人造衛星。

從烏克蘭的扎波羅什趕回莫斯科參加蘇聯國慶節那天，也是剛下火車，作家协会外委會的梯斯科夫同志就告訴我們：“第二顆人造衛星前天飛上了天。它比第一顆大得多，重量超過七倍。上面有只狗，活得很好，還能收聽到它的叫聲。”

· 又是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莫斯科总是以最好的消息欢迎我們。可惜这时候也是白天，莫斯科籠罩在一片晨霧之中。

隔了一天，就是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日。跟我們同車的美国女作家帶了个孩子，陪我們去的中国研究所的馬尔科娃同志也帶了个十岁的兒子，名叫維佳。两个孩子年岁相仿，尽管語言不通，很快成了朋友。維佳把帶來的紅气球給新朋友玩，互相傳來傳去。

到了觀礼台上，維佳站在我的旁边，不时摆弄气球。游行开始了，队伍里陸續出現了好些人造衛星的模型，一个个別出心裁，各有特点。最大的一个是一顆鮮亮的紅星圍着地球仪飞快地旋轉，地球仪上面的白綫上写着“世界和平”几个大字。每个模型通过觀礼台时，都引起狂烈的掌声。維佳干脆跨上石欄，不停地開閤手掌，我真担心纏在他的手指上的气球会脫手飞去。

不久，我們由馬尔科娃同志陪同，到格魯吉亞和阿尔美尼亞訪問工厂和农庄，很多农庄庄員都能告訴我們：兩顆人造衛星已經环绕地球轉了多少轉，昨天經過哪些地方，今天要經過哪些地方。在某一个庄員家里吃飯的时候，只要我們提到人造衛星，馬上会引起長久不息的掌声。这种情緒完全可以理解：人造衛星的上天不仅說明了苏联的科学和工業走在美国的前头，而且充分証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們从阿尔美尼亞回到莫斯科是在晚間，莫斯科已

經下过大雪。車剛停下，我看到維佳穿着大衣站在他的爸爸身边。馬尔科娃同志一下車，他就一头撞在她的怀里，叫了声“媽媽”，隨即仰头說話，一边作着手势，說完了撅了撅嘴巴。馬尔科娃同志笑了笑，溫柔地摸着他的头。

上了汽車，馬尔科娃同志微笑着對我們說：“你們猜，維佳對我說了些什么？”

我們搖了搖頭。

“他說美國真不行，他們的人造衛星飛了几呎高就炸啦。”

原來在前天，美國放射的一顆只有一公斤半重的人造衛星，剛離開地面就摔了下來。

我不禁想到一個月前拿在維佳手里的气球。美國那顆短命的人造衛星恐怕還沒有那個气球大，上升的高度恐怕也不及拿在手里的气球高，難怪維佳說完以後要輕蔑地撅嘴巴了。

旅館到了，這回把我們安頓在列寧格勒旅館。下了車，我不覺又抬起頭來，望見的是從十几層高樓里瀉下來的燈光。莫斯科的燈光太強烈了，那兩顆人造衛星即使從頭上飛過也看不清楚。它們此刻在什麼地方，在萬人仰望的非洲還是在華盛頓上空？環繞地球該有好幾千轉了吧？

列宁博物館

隨着人流，我們走進一幢紅色樓房的門口，頓時覺得暖和了好多。今天不是星期日，一早起就刮着大風，天空陰沉沉的，但參觀的人仍然十分擁擠，在挂衣室櫃台跟前圍了好幾層，散發出陣陣熱氣，一條條紅領巾在人叢中閃耀。陪我們來的索羅金同志告訴我們：列寧博物館每天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

不算專門放映紀錄列寧生活的電影廳，館里共有二十一個展覽室，正確地說，應該是展覽廳，每一間都寬敞明亮，陳列着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循着年代的次序，有系統地詳盡地介紹了列寧的一生，同時也顯示了俄國革命的艱苦過程，以及蘇維埃政權建立後最初幾年的鬥爭和生活。

那麼多的文獻和實物，照片和模型、油畫和雕塑，每一件都有各自的意義，反映了列寧的戰鬥生活的一個側面。我們從這個展覽廳走進另一個展覽廳，好像追蹤着列寧生活過的時代，看到他在每一革命時期的活動。如果全部紀錄下來，那就是一部完整的歷史。在這裡，我只能寫下印象較深的部分。

好多間展覽廳的正牆上雕刻着列寧的著作，這一間